

# 南雍夢影錄

## 大學生活回憶

(上)

### —沙坪 上·六朝松下

●彭德潤（大陸作家）

#### 升學前夕貴人相助

對日抗戰時期，學校就是流亡學生的家，離開了「家」，便是孤雁，食宿無着。一九四三年八月中旬，我從「舊家」（湖北聯中）到「新家」（中大，中大前身爲南高亦稱南雍）其間只有十多天，卻使我飽嘗終身難忘的人生艱苦。有些人以爲，那時能讀高中大學的，不都是少爺小姐，出門還沒有小車接送？我們（四個同學，三個到中大，一個到重大，現在一個在美國，一個早已去世）確實是從恩施坐車到巴東的，不過，坐的不是小車，而是抗戰中特有的木炭汽車（車中置一大木炭爐，代汽油發動汽車），開得極慢，約兩百公里的行程，整整跑了兩天。第一天夜宿建始縣毛田鎮，食宿由在毛田教小學的同學料理，真是出外靠朋友。第二天大早，老爺車直下巴東。車剛停住，我們發現江心有一兵船，馬上找木船划過去。上了兵船，船上有個當官的問我們，我們說明了情況，並拿出高三學生集中軍訓總隊的結業

證，上面赫然有六戰區長官和湖北省主席陳誠（現任監察院院長陳履安的父親）的大名，當官的沒說什麼，就讓我們住下，還給飯吃。其實這並不奇怪，抗戰時期，學生，尤其是流亡學生，軍不軍、民不民，似乎是個特殊階層；社會各界對我們大多是同情、諒解，誰也不願刁難學生，欺負學生。

大約八月二十日左右，我們抵達重慶，嘗到了無家可歸，無親可投的滋味，只有在朝天門碼頭附近找一家旅社住下。第二天頭等大事，便是找人「兌錢」。在重慶，我有三個不算很親的親戚，過去通過信，「兌」過款，（當時後方與淪陷區郵匯不通，於是出現一種私人間兩便的金錢撥付方法，叫「兌錢」）。滿以爲找上門去，多少會「兌」些錢，以解燃眉之急。誰知見了面。人家大搖其頭，好像我是「化緣」來的。當時，少年氣盛，看不得人家顏色，掉頭就走。回到旅社，只有翻檢破衣箱，選出幾件暫時不穿的舊衣，找荒貨攤求售。可憐幾件舊衣，只換得二、三天吃稀飯的伙食錢。

又過了一兩天，怎麼辦？我愁眉苦臉，心事重重，沒料到旅社主人注意到了，主動問我有什麼難處，我只有如實以告，旅社主人當即對我說：從今天起，就在店裏吃飯，不要上街邊飯攤喝稀飯了。我說：恐怕在我入學之前，不會弄到錢……旅社主人笑說：不要緊嘛，到你有錢時再說（半年以後，我才奉還食宿費）。就這樣，我才度過了難關。

近四十多年，我常懷念這個旅社，更懷念這個素昧生平，如此古道俠腸的逆旅主人！曾有詩云：「淮陰一飯恩深，誰與斯人堪比儔？」

#### 問津漁郎來到沙坪

沙坪壩，中央大學，我久已聞名，高中作文就曾寫道：沙坪灘頭，南溫泉畔，我願做個問津的漁郎！九月初，中大報到，註冊開始，我很早便來到沙坪壩，來到松林坡，當然，不到沙坪壩，是不會知道松林坡的，而柏溪則更未聽說過。那天，天氣還有點燥

熱，整個沙坪壩到處都是學生，像是在過盛大節日。

天氣熱，我們千里迢迢，從祖國四方八面投奔沙坪壩的青年學生的心更熱。從報到、註冊……體檢、口試……記不得經過了多少處所，幸有老同學帶引，大半天順順當當地一一辦完了手續，只在口試處碰到一點小問題，中文系口試由系主任汪辟疆先生問話，他問：「你信仰甚麼主義？……為甚麼？」我此時不知道問話者是汪先生，只覺得問題有點「怪」，出乎意料之外，其實，汪先生所問是即興式的，並無深意。

在沙坪壩一宿，第二天我們便乘船赴柏溪。原以為再沒甚麼事了，哪知道了柏溪，分校還要來一次報到、註冊……手續一如昨日，更叫人未曾料及的事，是規定交納綁腿皮帶費若干元（錢數記不清），過了這一關，才能辦起伙編桌手續。民以食為天，這是最後也是最緊要的一關。可我一文莫名，只有痴呆呆站在交費處門前。天漸暗了，快到報到截止時間了，幸而一位高中同學走來，得知此情，立即借錢給我辦完手續，但「起伙」已遲，明天才有飯吃了。從這天起，總算是開始了新的學校生活，結束了一二十天的飄泊，又有「家」了，柏溪就是新的家。

柏溪這片土地為王氏所有，據聞繆鳳林教授呼王氏為「百里侯」。「百里侯」大約擁有大量土地，方圓有無百里，大約無人研究。他的深宅大院就在學校大飯堂東北。在

柏溪將近一年，我們未目睹其人，也不曾拜訪王氏莊園。

上大學後，與中學比較有許多不同之處，例如柏溪有電、有自來水，學生還可坐茶館，上課無固定教室，無固定座位，還有選課、社團活動等等，而最叫人感到不同或不適應的則為伙食。在湖北聯中，學生伙食按軍隊供給辦法，發給實物，物價上漲對學生伙食影響不太大。可大學是發「飯票」，實為一種代金證券，物價上揚，「飯票」價值便下跌，對學生伙食好壞影響極大。在大大一伙食問題最為突出，因多數同學經過長途跋涉，腸胃缺乏油水，於是「飯量」大，但錢花在主食上多了，就必然影響副食（油肉菜）的購買，而菜的質與量不佳，又必然使人多吃飯，這實是惡性循環，因為吃不飽，於是飯堂就有不雅行為，我想有這段生活經歷的同學，回想起來可能別有滋味在心頭吧！

### 公費問題令人不平

我從初二到大學畢業，一直「吃」公費。不難想像，如果抗戰時期沒有公費，恐怕很多青年學生將不能完成中學學業，更不說上大學了。當時國立大專院校都給學生公費待遇，部分中學如十幾個國中，大學先修班，也都是公費。湖北聯中學生，除吃飯住宿外，醫療甚至自習燈油，都歸學校管。自然，學雜費更是全免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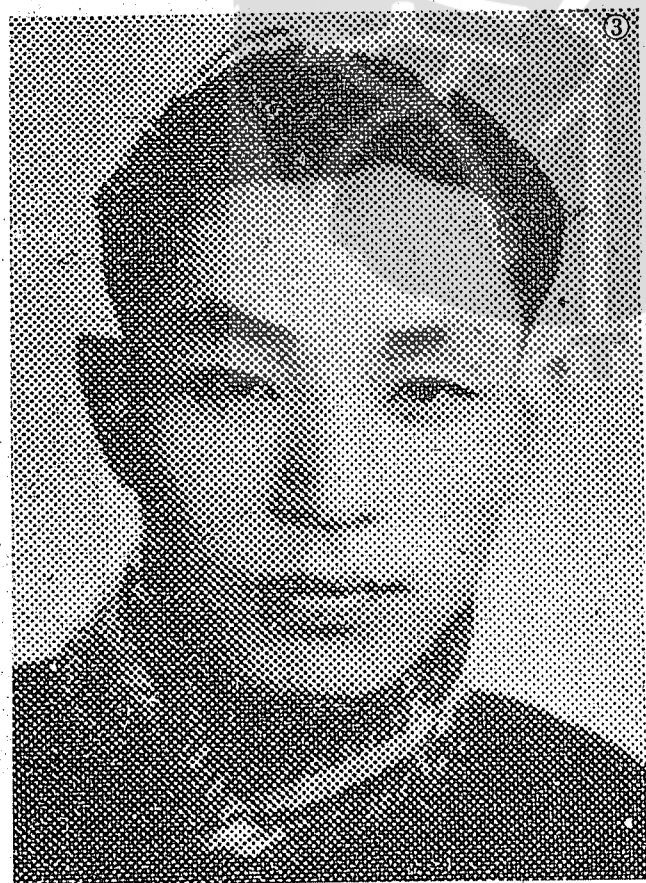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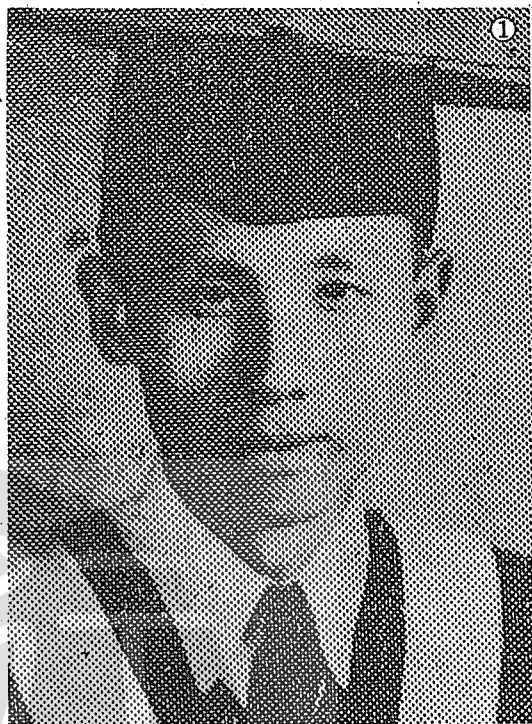
為什麼公費又成為問題呢？問題大約始

於一九四三年，當時教育當局對享受公費作出新規定，大致內容是：工、醫、師範三院學生，公費為百分之百，其他院系則為百分之四十或六十。這就是說讀文、法、理、農、商的學生，有很大一部份不能享受公費待遇，而我就在這個百分之幾中不能享受的裏面。中文系除我外還有朱祖延兄（現為湖北大學古籍所所長）。訓導處公布的享受公費名單，至今我還不大明白是如何擬訂的？學生們根據甚麼作出誰該誰不該享受公費？是閉門造車，還是其中有「關係學」？不能享受公費的，很多是家在淪陷區的學生，大後方並無親友接濟，而享受公費的倒不少是家在大後方，至少表面上生活比我們寬裕。

為了生活下去，我找訓導處袁主任泣訴，未能解決，隨即向中文系負責大二教學的楊潛齋先生陳述，楊師很同情，立即反映給系主任汪辟疆師，汪師出面，我和朱祖延兄的公費才被批准。不過，內心仍憤憤不平。一九四四年秋，「大學新聞」創刊，針對公費問題，我寫了一篇「哀哉！文法理農商」的文章。

### 新的生活一孔之見

到達柏溪，征塵未洗，就開展了一系列活動。軍訓教官按院系把我們編成分隊、中隊，每天升旗早操，還進行了新生週，聽老教授講話，緊接着是甄別考試、選課、編班、找教室……中大考試嚴，甄別考試或其他



① 中文系同學張繼良。

② 中文系同學涂允銑（曾任輔導會秘書處長）。

③ 中文系同學朱祖延。

考試，監考老師一般要查對學生證照片，若發現舞弊，處理極重，有的會開除學籍。

選課，是中學未曾有過的。大一課程分「必修」、「必選」兩大類，實際上沒有多少「選」的餘地。「必修」自不用「選」，「必選」也是非選不可的。真正說得上選的，只有一二門課程，如文學院學生，可在法、理學院所開的課中任選一門，這才有點選課味道。

總的說來，大一基本上無專業課，都是普通課或基礎課。學生選某門課，是爲了學分，這一點任課老師也明白。

選法學院的課，我選的政治學；理學院的課，中文系同學幾乎都選生物學，原因是高中學過，比較容易及格。可是誰料到第一次上生物（顯微鏡）實驗，我們中文系同學，就被陳邦傑教授「開革」了。大約是一位同學，好奇地動了顯微鏡某一部分，被陳先生看見，他心疼了，不高興地說：你們學文學的應海闊天空，多識鳥獸、蟲魚、草木之名。我們這是「一孔之見」（指顯微鏡），你們不必學了！

無可奈何，我們只好另選地質學，當然也是理學院開的課。地質學由孫翁先生任課，他常在上課開始或下課前幾分鐘點名，一次缺課，就休想及格。真是多災多難，我又碰上了缺課，於是及格不及格，補考也不及格。這一學分，直到大三選修了「地理通論」才補上。

## 社團活動雨後春筍

中學談不上社團活動，但一到柏溪，各種社團紛紛成立，真如雨後春筍。我參加的社團就有「太公報」、「未央文藝習作社」、「曉風詩社」以及湖北同學會等等。

「太公報」創刊於一九四二年，第三年即發展爲鉛印的「大學新聞」。這個報的報名與大公報幾乎一模一樣，僅是大學下多一點而已。副刊「文藝」二字也同大公報文藝版上二字。總之，從形式到內容，都模仿大公報。無獨有偶，柏溪還出現一張「天公報」，但此報影響不及「太公報」，也未堅持辦下去。

俗話說：麻雀雖小，肝膽俱全。「太公報」就是如此，它設有社長、主筆、總編以及採訪、編輯兩「主任」，鄙人即是所謂編輯主任。「社址」在游泳池上面原澡堂內，「常任」社員（指常來寫稿抄稿的）還不到十人，一般社員聯繫鬆散，誰是誰不是，實在說不清。八十年代中談判首席代表某君，大約也算「太公報社」社員，曾幫我們抄壁報。這個報以學校新聞爲主，消息來源一靠採訪，二靠社員提供。

記得有一次在飯堂前牆壁上，我們以「太公報」名義，貼出大塊長達幾公尺長的大字報，和當時學生自治會打筆墨官司，觀者雲集。由於見仁見智，意見不一，於是添上了許多小字報，有的就直接把意見寫在大字

報空白處，一般都簽上姓名或學號，其中有一張簽上洋名，立刻就有人在洋名旁寫道：「來華助戰洋人，休管中國閒事」，亦莊亦諧，叫人忍俊不禁！從這件事以及後來許多事例，我覺得中大同學之間，有一種可貴風氣。簡言之，即講理性，少戾氣；講文明，彼此能互相尊重，動拳頭、污言穢語，我似乎還未曾見到。

「未央文藝習作社」，由不同系科的六七個同學組成，「未央」二字可能是我提出的，活動內容一是讀書，二是習作（曾將習作出壁報一次）指導老師是名作家吳組細教授。有時開會，吳先生還請我們吃地瓜、花生。他說他讀清華時與曹禺同學，畢業後編過「清華周刊」，又說他家庭較富有，有一間大房子陳列圖書及各地報刊。當我們提出要用他的著名小說「鴨嘴澗」作爲學習材料時，吳先生謙遜地說：我是首先寫農村破產起家的，我的小說中沒有漂亮的女人，更沒有三角戀愛，你們不會感興趣的。吳先生建議我們學習列夫·托爾斯泰的「安娜·卡列尼娜」。我有兩句詩即與此有關，詩曰：「最憶柏溪茶店夜，托翁讀罷誦湘君」。湘君概指楚辭，其時楊潛齋師正講授離騷、湘君、湘夫人。

「曉風」爲純古典詩詞刊物，（社員兼編輯只有三人，即涂允銑、張繼良二兄和我）小巧玲瓏，古色古香，別具一格，刊頭請藝術系同學繪製，取「楊柳岸、曉風殘月」

之意。以上社團活動，我都未列出有關同學姓名，深恐招致「我的朋友胡適之」之誦。

### 柏溪茶館夜聽歌吟

在四川上大學，沒坐茶館的恐怕不多，

原因大抵有二：一是學校環境促使我們學生找「出路」，找一個既能學習又能自由活動的場所；二是學校附近茶館收費低，竹椅竹桌可搬到室外自己找個認為適宜的角落。以上二者合一，相輔相成，於是坐茶館便成爲大學生活的一個組成部份，茶館可說是全天候服務的第二課堂。在茶館，一人獨坐也行

，二人或更多人圍坐也行；讀書、做作業、打撲克甚至聊天開會，均無不可。各行其是，基本上又互不干擾，我曾有首詩涉及此事

柏溪秀色沙坪樹 似夢年華似水情。

更有嘉陵江畔月 夜深茶店聽歌吟。

回想起來，學校附近的茶館，頗有些文化氣、書卷氣，我想茶店主人也一定不俗，在學生身上油水是不多的，開茶館獲利甚微，比之四川一般茶館，圍桌而坐，「拿言語」、「擺龍門陣」，亂烘烘的實在不可同日而語。

在柏溪，我上茶館次數很少，因我們有「太公報」的兩間房子可以自由活動，不一定要坐茶館，再說，手頭也不寬裕。到松林坡、小龍坎以後，坐茶館稍多了些。整個沙坪壩，有多少茶館，恐怕很難估計、總之，沙坪壩街上、中大、重大之間，小龍坎、松林坡之間，到處都是茶館。不過，我還是留戀柏溪的茶館。柏溪茶館有野趣，與山水、田園風光相結合、雅靜、開闊，這是沙坪壩上的茶館很難具有的，街區和公路兩旁的茶館更糟，市聲煩囂，叫人受不了。（未完待續）

## 中外文庫

# 鐵血精忠傳

### 增訂再版

喬家才著全書六百餘頁

定價貳百伍拾元

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繼關山煙塵記、戴笠和他的同志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

仙霞人才及其運數、藍太夫人母教素嚴、文溪小學一羣健兒、浪跡天涯一十二年、時代浪潮遠走廣東、在騎兵營鋒芒漸露、總司令部聯絡參謀、十萬元捉拿江漢清、日寇的剋星特務處、洪公祠和浙江警校、建立無線電通訊網、希望做校長的衛士、藏本領事失踪事件、無名英雄革命靈魂、公開機關秘密工作、破獲共產國際間諜、陳濟棠強扣三兵艦、刺楊案主犯劉蘆隱、殷汝耕冀東偽組織、兩廣事變策反有成、刺汪案凶手王亞樵、決心赴難親入危城、肅清全國各地日諜、七七變起通州殺敵、紀律森嚴臨危不退、萬人部隊轉瞬成軍、別動隊奮戰淞滬區、忠救軍北方打游擊、從空中截留楊虎城、曾澈和抗日殺奸團、別動軍包圍戰賀龍、懷仁堂上最後遺言。

全書共二百多篇，附錄戴笠策反奇勳、戴笠的人情味、戴笠感人的故事。谷正綱、周念行作序，全書記述戴笠鐵血鋤奸精忠報國的真實故事，字字珠璣篇篇精彩，歡迎購閱。平裝本每冊新台幣貳百伍拾元。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三——二號聖文書局帳戶